

《複眼人》中圖畫存在型式與涵義探討

一、前言：

在吳明益的《複眼人》一書中，雖然不易察覺，但是圖畫的意象大量出現在各個角色周圍，像阿莉思的夏日住宅窗戶就用類似畫作的手法來暗示阿莉思的心境變化。而阿特烈待在垃圾渦流上時也用筆在自己身上留下塗鴉來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甚至等到兩位主角相遇後也是用圖畫來互相了解彼此過去的故事，因此我將針對上述議題，先探討在書中代表的記憶為何？並分別從(1)夏日住宅中的圖畫、(2)由窗戶聯想產生的畫、以及(3)純粹的手繪畫作來依序分析。並由人類觀察的構造一眼睛內映出的畫來進一步解釋圖畫與本書書名《複眼人》的關聯。

二、圖畫在書中代表的記憶：

《複眼人》中圖畫在人物的敘事與回憶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但在情節中卻鮮有純粹的畫作形體存在，而是透過隱晦的暗示，讓讀者產生畫作的相關聯想，並引出記憶在書中的表現方式。以下將用三節敘述：夏日住宅中的圖畫、由窗戶聯想產生的畫、以及純粹的手繪畫作，接著依序詳細分析其表現方法與涵義。

1. 夏日住宅中的圖畫：

首先以阿莉思居住的夏日住宅為例，雖然表面上僅是一棟房屋，但實際上這就是圖畫的表現方式之一。在本書開頭中，阿莉思因為失去了傑克森與托托，人生頓失依靠，因而產生了尋死的念頭。不過在先前阿莉思與傑克森因為價值觀的衝突，夫妻間早就不如剛認識時互動頻繁，也因此情節敘述中阿莉思對兩人的思念比例大大不同，阿莉思心目中對托托的重視遠大於傑克森，像是圖畫的部分幾乎沒有提及與傑克森相關的例子，而托托的部分卻一而再地提及手繪地圖、圖鑑、以及相框，讓讀者能於故事性上契合到表面文字敘述。

但是事實上在情節敘述中佔了相當大部份的夏日住宅正是由傑克森親手設計後建成的，從「傑克森到圖書館借了大量的建築書籍，開始投入研究，幾乎不再登山。」¹以及「傑克森將平面設計圖、3D圖、電路圖、水路圖完成了，一直看著他、聽著他每天拼湊小屋的阿莉思，心底深處始終有一種細微的震顫，一種像擰開水龍頭那樣，有種太過於輕率的幸福感。」²可以發現，視登山為自己生命一部份的傑克森竟選擇犧牲登山來研究建築，只為了親手建出自己與阿莉思共同生活的住宅，而這棟建築正是由傑克森一筆一畫，傾注滿愛意與熱情做出的設計圖轉化而成，也算是畫作的另一種展現。這點可在後段證實，阿莉思將夏日住宅視為自己過去的美好事物集合體。即使傑克森早就離開人世，即使雙方過去有

¹ 吳明益，《複眼人》，（台北：新經典文化出版社，2016），頁 68。

² 吳明益，《複眼人》，頁 70。

了這麼多衝突與代溝，他們彼此仍在雙方生命中遺留下了許多不能磨滅的事物，就如同夏日住宅外型上已經不以畫作的形式存在，卻在傑克森死後，繼續默默地包容阿莉思、支撐著她的精神層面。

雖然涉及托托的圖畫有托托剛出生的腳印畫框、大量的相簿、各式各樣的圖鑑、以及貼在天花板的手畫地圖，但前三者只是頻繁的在夏日住宅的四周出現，並沒有太多深刻的敘述，而是時時刻刻提醒著阿莉思失去托托的痛苦，「畫框裡一邊貼著托托出生時的小小的腳印，那是她提醒自己痛苦、希望，以及倔強的標記。」³每當她瞥見這些圖畫，那股母親對孩子的戀眷便會吞沒她。但是貼在天花板的手繪地圖就有著相當重要的功用，一開始阿莉思就有提到「這些地圖她也一樣熟稔，但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有些路線畫得不太對，至於哪裡不對，一時之間卻又說不上來。」⁴當時傑克森的屍體是在他們預定的路線之外發現的，而托托行蹤始終成謎，因此這裡就暗示著其中必有蹊蹺。直到阿特烈來到後一天，阿莉思才忽然驚覺「事實上，他們走的是天花板的地圖。阿莉思看著看著，彷彿看到大門、路、天空、石頭、細小的泉水的源頭，雨。」⁵原來傑克森並沒有按照尋常紙本地圖上的路線登山，而是自己私下規劃了另一條路線，而這條路線被托托畫在自己的地圖上，也因此阿莉思才能前往事發地點一探究竟。不過看完整本書後我們就會發現，那時托托早就死於兩年前的意外，因此傑克森事實上有為阿莉思留下自己的實際計畫路線，讓先前阿莉思對傑克森的不諒解全都化解，傑克森只是用托托的角度，模擬一個純真的小孩無意間揭開父親的秘密，讓他們夫妻之間幻想的兒子變的更加真實。

2. 由窗戶聯想產生的畫：

窗戶在書中也是畫作的表現方式之一，窗框無違和的投射出畫作的特點，但由於其開放的特徵，猶如可以自由進出的二維世界，模糊了邊框的範疇，在情節中與人物產生了更深的交流與互動。此特色主要出現於哈凡的第七隻Sisid與阿莉思的夏日住宅中，前者在「建材是附近山上砍下的竹子、九芎、烏心石和石片。房子四周都有窗戶，而且幾乎每一扇窗戶，都可以從不同角度看見太平洋堅定的海浪。」⁶能明顯發現，第七隻Sisid都是由附近原生植物或石材建成，而窗戶中投射出了一片浩瀚汪洋，至於其含義可從神話中阿美族人的起源略知一二。

在神話中阿美族的起源分為高山洪水說與海外渡來說，兩者雖然都有提及河流散播阿美族的血脈，但只有海外渡來說特別強調海洋為他們的起源，再加上阿美族根據居住地與習性可分為山區部落與濱海部落，而濱海部落多半信仰海外渡來說，再加上故事中哈凡唱道：「我們是阿美族的孩子啊，你如果嗅著風、順

³ 吳明益，《複眼人》，頁 74。

⁴ 吳明益，《複眼人》，頁 38。

⁵ 吳明益，《複眼人》，頁 289。

⁶ 吳明益，《複眼人》，頁 78-79。

著河流、面對海，就會看見阿美族人的孩子啊。」⁷以及故事中預設地點是花蓮海岸，可推測哈凡相信海洋是他們的起源。雖然淺層涵義可解讀為哈凡與自己的家徹底的融入當地，待在祖靈的起源之地。不過這幅窗中畫實際上在暗示哈凡最終待在自己一生追求的美好事物旁。因為哈凡的原生部落便位於海邊，隨後與母親前往台北找工作，她的童年在北部的荒溪旁度過，如同隨河川從海洋散播的祖先一般，但後來一場山洪摧毀了荒溪旁的村莊，帶走自己的初戀與天真無邪的童年，更讓哈凡的母親失去所愛，隨後投河自盡。雖然，一切早就隨無情洪水消逝，但川流匯集成河，流入大海，而哈凡也在多年後隨流水回到自己生命的起點、也是阿美族人的起源、更是當年洪水的終點。對哈凡而言，當年失去的事物，或許正活在「畫」中的起源之地，以另一形式陪伴著哈凡。

而夏日住宅中的窗子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方式，在阿莉思剛失去傑克森與托托時，窗戶以

阿莉思坐在房子裡看著窗外灰濛濛的海，彷彿坐在另一個有生命的生物體內。小屋太美好了。在她生命中，從來沒有過去幾年那麼美好的時光，美好到彷彿一個沒有任何凹陷的玻璃球，一株沒有一片焦黃葉子的鐵冬青。這或許成為它不應存在的唯一理由。⁸

的形式呈現。當時，窗中畫映出的漠然海面，正如阿莉思的內心，沉睡在過去的美好回憶，只求美夢永不結束，卻被遭逢巨變的痛苦硬生生剝開眼皮，那種逃避現實與絕望的痛苦互相揉合參雜，雖然還未爆發，卻像畫中的灰暗的海面一般，沉默中帶著暴風將至的耳語，映出阿莉思瀕臨崩潰的絕望。正如阿莉思封閉自己的心靈一般，拒絕與外界敞開心扉，她此時仍未與窗戶互動。

但當被絕望吞沒時，上漲的海水卻為她打開了改變的門鎖，

她發現窗外一塊漂流的木板上，有一團黑影微微顫動著。好像是一隻小貓，不，不是好像，確實是一隻小貓。小貓正用帶著憂傷的眼望向她，非常特別的是，小貓一隻眼是藍色的，另一眼是棕色的。阿莉思拉長了身子伸出窗外，把顫抖的小貓抱了進來。⁹

畫中受困的貓展現出的無助，讓阿莉思為了拯救小貓，按捺住尋死的念頭，而小貓也暫時使她忘卻痛苦，更成為她的心靈依靠。這時窗中畫再次映出阿莉思的心，不過這時二維框架的局限消失了，她自己拯救小貓的同時，事實上也拯救了自己的內心，貓事實上就暗示著阿莉思自己本身，畫作此時開始與角色互動。之後甚至阿莉思本身也成了「畫」的一部分，從哈凡的視角「一天大清早，她看見

⁷ 吳明益，《複眼人》，頁 85。

⁸ 吳明益，《複眼人》，頁 73。

⁹ 吳明益，《複眼人》，頁 74-75。

阿莉思從窗戶探出身子，然後跳到第一個高板凳上，再跳到第二個、第三個……¹⁰與「阿莉思拉來一塊木板，把東西全放上去，慢慢地推到窗口，跳進窗裡，再伸出手來把東西一件一件從窗戶搬進去。」¹¹可以發現，由於海水上漲以及放棄自我了斷的緣故，她開始為了生存頻繁地活動於窗戶周遭，使得自己在哈凡眼裡也成為一幅畫，一幅告知自己找回生命意義的畫。

3. 純粹的手繪畫作：

本書中出現的圖畫，也有不倚賴其他物品展現意象，而是自然的以原型出現在情節中。這種呈現方式較直白，不須額外堆砌，但涵義並不因此減少。這項特色出現於哈凡童年與阿特烈身上。在哈凡的回憶裡，「我會用筆在手腕這邊畫一隻錶，把那個針畫在六點十分的地方。」¹²之所以讓手繪錶的時間停在這裡，是因為那是她與暗戀的男孩一起回家的時間，年幼的她只希望讓時間停留在這裡，好好享受這段酸甜的時光。但當山洪襲擊後，男孩與她的美好童年都永遠離開自己身邊。對哈凡而言，手腕上不會動的錶更暗示了那晚消逝的事物，男孩的生命與童年的終結，就像畫上去的指針，永遠不會前進了。

而阿特烈自從抵達垃圾渦流後，在垃圾中找到的一隻筆成為他的最大消遣方式，「一天阿特烈突發奇想，開始在自己的腳底板、小腿、大腿、肚子、胸膛、肩膀、脖子、臉上，以及後背手可觸及的地方畫上某天的所見所聞。」¹³而當他隨著垃圾渦流抵達台灣並見到阿莉思時，雙方在文化、習慣、語言都不相同的情況下，阿特烈身上的畫就成為雙方交流的方式之一。而阿特烈在結尾即將離開台灣去尋找自己的摯愛，「阿莉思看見他的胸前、手臂、肚腹，甚至是手反摺可以構到的背上，都畫滿了這段時間他們相處的故事。」¹⁴表面上這只是一種記憶的表現方式，但根據阿特烈自述的瓦憂瓦憂故事，其中有提到

據說每一代的掌海師，接任後同時都從前一代掌海師身上接收了一幅海圖，那幅海圖直接藏在背上的皮膚之下，是智慧所累積，卡邦所示現。他會隨著時間的更移變化，顯示出每時每刻瓦憂瓦憂島附近的海象。不過，島和掌海師都得在承受極大的痛苦的時候，海圖才會浮現。當瓦憂瓦憂島無法撈到漁獲，面臨飢荒時，掌海師就會獨自到無人之處，思考一種受苦的方式，當靈魂接近死亡時，那張海圖就會浮現，漁夫們就能跟據海圖捕到魚。¹⁵

根據阿特烈的故事，掌海師身上的海圖只會在生命垂危時顯現，指出瓦憂瓦憂島附近海象，並以此拯救族人，而阿特烈身上的畫就如同掌海師身上的海圖。他在

¹⁰ 吳明益，《複眼人》，頁 86。

¹¹ 吳明益，《複眼人》，頁 86。

¹² 吳明益，《複眼人》，頁 114。

¹³ 吳明益，《複眼人》，頁 56。

¹⁴ 吳明益，《複眼人》，頁 343。

¹⁵ 吳明益，《複眼人》，頁 202。

情節中兩次提起身上畫後都接續著苦難與折磨，同時內容也和周遭環境有關。第一次在垃圾渦流畫下見聞後就染上了惡疾；第二次離開台灣時身上帶著這段時間的記憶，但未來面對他的是早已死去的愛人和無盡的旅程。但差別在第一次阿特烈孤身一人，第二次則有了阿莉思這位異鄉朋友，而最後他離去時身上的圖畫都是兩位主角這段時間的回憶，這次他身上的塗鴉正式成為了一幅海圖，指明了阿莉思所需要的正是這段時間相處的記憶，因為她能透過記憶讓阿特烈活在心中，彌補托托與傑克森逝去的傷痛，成為她的心靈支柱。雖然阿特烈身為次子，一生註定無法成為真正的瓦憂瓦憂人，但他卻還是能在這裡，像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掌海師，為自己重要的人指出救贖的道路。

三、 眼睛內的畫：

除了上述三個例子，情節中的眼睛也是一種畫的呈現手法。如同「眼睛是靈魂之窗」這句俗諺所指，眼睛通常是人傳達心中情緒的一個管道，當雙方交流時眼神在溝通及互信上就佔了相當大的比重。此原因可追溯回動物的本能行為，因為眼睛在生物本身出現情緒變化時，往往不自覺的發生變化，在不使用語言溝通的前提下，眼神就成為重要的肢體語言之一，因此就算是發展出語言溝通的人類，在互動時眼神仍然有著相當的重要性。在《複眼人》一書中，其中的特殊存在一複眼人一就有著特別明顯的眼神，從

我發現他的眼睛跟我們不太一樣，有點不太像是一顆眼睛，而是由無數眼睛組合成的複眼，像是雲、山、河流、雲雀和山羌的眼睛，組合而成的眼睛。我定神一看，每一顆眼睛裡彷彿都各有一個風景，而那些風景，組合成了我從未見過的一幅更大的風景。¹⁶

就能發現，複眼人如其名一般，有著複數的眼睛，而每個眼睛中彷彿都鑲嵌了一幅不同的畫面，整個眼睛組合成一個更大的畫面。因此眼睛呈現的畫面也有著圖畫的意象存在，雖然不如前面的窗戶能產生突破象限的互動，但眼睛在溝通上的重要性卻讓它呈現的圖畫在溝通層面上有著更大的影響。而本篇中「複眼人」這項特點出現於與哈凡母親溝通的祖靈、達赫最後一次圍獵時看見的男子、莎拉的父親阿蒙森、傑克森與托托山難後看見的男子、以及傑克森本身。

1. 哈凡母親溝通的祖靈：

首次於情節中提及複眼人是在哈凡過去的回憶裡，從哈凡描述「有一瞬間我和他的眼睛對上了，那眼睛，怎麼說呢……啊，我不會說，就好像妳同時被一隻老虎一隻蝴蝶一棵樹一朵雲看到一樣。」¹⁷中可以得知，疑似阿美族祖靈的眼睛是由許多視線組成的，雖然此處並無法了解複眼中表現的是甚麼畫面，但由於哈凡媽媽遇見阿美族祖靈後，就直接找到自己愛人廖仔的屍體下落，可以推測複眼

¹⁶ 吳明益，《複眼人》，頁 224。

¹⁷ 吳明益，《複眼人》，頁 120。

中顯現的就是廖仔屍體與其所在地，但由於山洪摧毀聚落已經是十五天前的事，當廖仔被發現時早已面目全非，對於早知希望渺茫、卻只為親眼見證真相的哈凡媽媽而言，親眼看見自己愛人浮腫的屍首，這種痛苦肯定讓人撕心裂肺。不過文字敘述中並沒直接描述眼中畫，卻給人帶來無限的想像空間，透過讀者的想像力，營造出一種不需說明的哀戚。更留下伏筆，帶出哈凡母親在數年後永眠於溪流的懷抱中。

2. 達赫最後一次圍獵時看見的男子：

第二次提及眼中畫是在達赫過去最後一次圍獵的過程中，而在這次狩獵中，達赫父親因為槍枝走火而身受重傷，不久後便去世了，而他最後留給達赫的遺言就是要他當一個懂山的人。但當我們回顧達赫圍獵時遇見複眼人的記憶，

我發現他的眼睛跟我們不太一樣，有點不太像是一顆眼睛，而是由無數眼睛組合成的複眼，像是雲、山、河流、雲雀和山羌的眼睛，組合而成的眼睛。我定神一看，每一顆眼睛裡彷彿都各有一個風景，而那些風景，組合成我從未見過的一幅更大的風景。¹⁸

，再加上複眼人對他說道：「你注定不能成為一個好獵人，想想你能做甚麼？」¹⁹在複眼中的畫面都是不同角度中的山，各式各樣的解讀方式拼湊成的複眼人眼中的山，但這也僅僅是另一種解讀山的方式罷了。從複眼人的對話內容可以發現，這給達赫父親的遺言預先留下了伏筆，再加上眼中各種角度看見的山，也與遺言提到的「當一個懂山的人」有著一定的相關性，因為要能徹底了解一件事物，就要從各個方面了解這件事物。最後達赫努力嘗試成為一名懂山的人，當年複眼人眼中的畫，正暗示了達赫的未來理想。

3. 莎拉的父親阿蒙森：

第三次是在莎拉與她的父親阿蒙森談話間出現，「莎拉從來沒有在其他的動物看過那樣的表情，阿蒙森的眼閃爍不定，就彷彿它有一雙複眼似的。」²⁰那時她父親正打算放棄多年來海上獵人的身分，過去他不用先進設備、以生命與尊嚴作賭注、與鯨魚站在平等高度搏鬥，並以此為傲。但當他體驗到狩獵海豹時，那種純粹的暴力屠殺與不對等的地位，讓他以往相信的價值觀受到了挑戰，並開始嘗試改變這些事情。而莎拉看見他的複眼就是在他決定改變之時，因為他開始懂得用不同角度看待狩獵這件事，這正是上次複眼出現時想傳達的核心觀念，因為了解了同樣的事物有著不同的面貌，莎拉眼中的父親出現了類似複眼的意象。

4. 傑克森與托托山難後看見的男子：

¹⁸ 吳明益，《複眼人》，頁 224。

¹⁹ 改寫自吳明益，《複眼人》，頁 224。

²⁰ 吳明益，《複眼人》，頁 284。

第四次出現是在傑克森與托托山難後，「男子重新閉上眼睛，卻發現對方的雙眼揮之不去，非常奇特的一雙眼睛。就好像有無數個細小湖泊，連綴成一個巨大湖泊的樣子。」²¹但複眼人只有出現在傑克森的眼前，並告知他自己的兒子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他與阿莉思的兒子早就在兩年前的夏天被蛇咬死了，只是因為他們夫妻倆拒絕相信這件事，並開始做自己兒子喜歡做的事，藉此讓兒子活在雙方的心中。不過夫妻倆也符合複眼的核心觀念，因為「托托能以一種像是默契的方式，像一條鎖鏈聯繫並活在他們之間，透過文字，雖然不能定義為死，但也不再活著。」²²即使托托逝去，夫妻倆只將那年夏天的蛇吻解讀為一場嚴重但不致命的意外，努力地重現兒子的興趣，還將這些事情當成兒子的作為，成功用不同方式解讀了事實，甚至改變了雙方之間現實，讓兒子繼續活在彼此的世界。

但當聯繫這條鎖鏈的一端——傑克森——終將死於山難時，這段脆弱的成果也將消逝，因此複眼人的話讓這段從解讀視角轉化成的現實回歸原狀，最終托托也回歸到複眼人的其中一眼中，隨後消失不見。複眼中的圖畫在此時表現出了連綿的湖泊，則是為了呼應

「他的眼睛閃閃發亮，簡直像裡面有石英似的。不過仔細一看就知道那不是真的閃閃發亮，而是某些單眼正留下非常細小的，遠比針尖還難以察覺的眼淚。『只能觀看無法介入，就是我存在的唯一理由。』複眼人指著自己眼睛說。」²³

或許複眼人真的只是所有視角的總和，站在客觀看法的平均值上，但這不代表他統一所有畫面成為單一畫面，而是讓各個畫面自由展現，在最自然的情況下，創造獨一無二的複眼圖。也因此傑克森認清現實的瞬間，複眼人從眼中的湖泊流下淚滴，這是眼中畫首次跟窗中畫一樣突破象限框架。或許是為了呼應傑克森與阿莉思透過解讀視角創造了現實，複眼人也讓對應兩個人崩潰現實的湖水流出眼睛，創造對應且虛實融合的氛圍。

5. 傑克森本身：

最後一次出現是在阿莉思回憶中，她與傑克森第一次見面的晚上，「她在某個瞬間看他淡藍色的眼珠，覺得自己彷彿看到一百萬個世界。」²⁴那時傑克森正與她分享自己過去各種追求極限的經歷，在當下看見的傑克森眼中彷彿有著百萬個世界。阿莉思不只在對話中體會傑克森去過的各個角落，更在腦海裡利用傑克森描述的記憶中重現了當時的故事，每一段故事都像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畫，每一幅截然不同的畫組成了一顆顆複眼。不只那些複眼人與祖靈能擁有複眼，一介凡人——傑克森也擁有著複眼，一個用自己的經歷編織成的複眼，讓複眼人從情節裡

²¹ 吳明益，《複眼人》，頁 303。

²² 改寫自吳明益，《複眼人》，頁 331。

²³ 吳明益，《複眼人》，頁 332。

²⁴ 吳明益，《複眼人》，頁 358。

最初的陌生，漸漸融入角色記憶中，最後成為角色本身。

在《複眼人》中，畫面以不盡相似的方式呈現，但絕大部分都在明示抑或暗示「記憶」這項要素。記憶是《複眼人》裡數個貫穿全書的大綱之一，透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事情、成為自己的一部份，這正是記憶產生的流程，而各式各樣的畫面則是角色記憶展現的方式之一。而複眼也不例外，只不過是由各種視角的記憶拼湊而成。雖然普通人們很難改變自己的視角及記錄，但當他們能透過其他人的記憶看待這個世界時，每個人都是複眼人。

四、結論：

畫面在書中以表現方式以及其意義非常多變，但主要都是記憶的呈現方式，夏日住宅代表傑克森與阿莉思在過去留下的美好回憶，其本身可說是畫面的集合體，每個畫面都是美好記憶的另一形態。第七隻 Sisid 的窗戶利用窗框與畫框的相似點，讓畫面融合哈凡逝去的美好事物，陪伴著她生活。而夏日住宅的窗戶利用窗框突破平面限制，使得角色本身成為畫的一部份，阿莉思看著窗時，實際上是在與自己的內心對視。哈凡畫在手腕上的錶，代表了那段酸甜的初戀，也暗示早已停止前進的美好回憶。阿特烈身上的圖畫紀錄了自己接觸到的各種事物，並讓這些記憶成為海圖，指引阿莉思。哈凡母親看見的複眼雖然沒有直接描述眼中畫，卻用讀者的想像力，產生不言之哀戚，讓哈凡母親找回愛人的屍體，並呼應未來去世的原因。達赫看見的眼中畫是山的各個視角，暗示他父親要他達成的最終目標。莎拉看見父親的複眼是因為父親理解用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和複眼人價值觀如出一轍，所以出現了複眼。傑克森看見的眼中畫是第一次突破象限局限，呼應他們夫妻利用不同視角來改變現實，雙方的記憶呈現出托托的存在。最後阿莉思過去在傑克森眼中看見複眼，則是將複眼這個意象正式融入角色本身，為本書標題作出其中一種呼應。

五、參考：

1. 吳明益，《複眼人》（台北：新經典文化出版社，2016）。
2.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 起源傳說 - 臺北市政府
<http://www.knowledge.ipc.gov.taipei/ct.asp?xItem=188094&CtNode=7060&mp=cb01>